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八目錄

沈亞之五

沈亞之五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宮苑閑

廄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銘

府君諱某其先關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勳著績爲朔方軍副使天寶末元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吏合兵逐叛得爲朔方軍節度既而二舊還都拜爲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犬戎飲馬昆明至於

御溝天子在陜又以擊逐之功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

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靡酒更日而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今爲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居邸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於主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出按問發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京兆某原之上初

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爲之主辦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韋馬操幣至於櫟陽卽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爲之銘以誌其壙於是與序勳典之事表於墟中銘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𤼵於神華其來泱泱影響邁會披華吐章靈烟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涵爲濃光保我國步乃生汾陽在戶作扃橫天爲梁息災破難以藥痍瘡帝子入室囷如維綱孫爲國母沙麓以昌少爲姻臣謙寬汪汪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與唐無疆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銘

府君諱彙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爲人儉毅意氣祖楷洛自匈奴提其屬來入始爲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寇有功故公於提襁之間得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兼訓憐之奏試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已於淄青正已悖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卽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拔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於東都與元中行營爲先軍得試

將作少監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
史中丞貞元九年入爲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
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刺史
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爲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散
騎常侍拜節帥涇原既至聞士卒前以食不賑而鬻子者
皆與贖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薨
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發御府粟帛命官卹其家弔勞
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罕
夫人卒娶潭氏潭氏亦早卒公將葬使卜兆兆言合葬不

宜罕從卜竟祔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某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始爲唐臣武穆嗣毅卽我家勳帝念不忘公亦爲藩乃葬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銘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哭丐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爲銘以誌其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封定州刺史曾

祖承昕爲鴻臚丞丞生少連爲瀲水令令生年爲梁縣尉
尉生府君世以宗蔭調官卒無達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
戚隆貴而冑得爲列卿掌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
貧負其屈而家仰給爲生元和中調爲太平令卒於官舍
親黨語爲善人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達識
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韋婦墓誌銘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爲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元中

爲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於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暴疾亡亞之姊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喪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沈氏得爲銘誌夫人之邦曰瑯琊夫人質多於容行多于和豈天不命於壽不多耶實旣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靈山東趾南極於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瑯琊氏之骨歸於是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誌銘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爲都尉出居延力戰且
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爲貴落其後入唐爲功臣世世以武
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爲師長及父歿門
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於從祖之子曰稱師從祖
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姑以妃受選入宫生雍王
沈氏之先繼列組冕顯於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卽位
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旣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蔭
遂以房爲將軍執金吾冕爲卿掌太府羽爲駙馬都尉尚
長林主夫人旣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

年正月六日具葬城南次於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冗葉雖榮逮霜霰兮勞飈罹災延而眉兮韶妖之葩弃刻晷兮觸烟寤露條委衰兮元金蒼礫安靜鎔兮紅瓊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咽咿兮姊弟酸屑垂涎涕兮悽風送魄鐏生漪兮黃壙圓隆緘若帷兮明能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盧金蘭墓誌銘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欲學伎即令

從師舍歲餘為綠腰玉樹之舞故衣製大袂長裾作新眉
愁嚬頂鬟為娥叢小鬟自是而歸諸姊不為列矣因恚泣
謂其母曰今不等我不若從所當耳年自十五歸於沈居
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
沈復東南而昭華留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一
年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葬於城南尹村原之下作
銘其詞曰
野蹬刺兮眾草羅生颼颸蕣兮孰先殞零綺顏奄忽兮辭
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霍紅荃兮昔所遲今銷亡兮不

可再磬魂魄歸來兮復此園塋

靈光寺僧靈佑塔銘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派分諸系於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爲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爲童子時事師曰靈佑且滿歲師與其曹爲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紀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則老緇不能對矣大歷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

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賛微言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滅于其寺之居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余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人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三百戶祖元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氏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唯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娟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卽繼
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爲漢中宿賓譔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該　皇任陵州錄事叅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祕書監

父　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
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
十二孝聞宮掖既去喪代宗憐之名養宮中令與皇子諸
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爲之師又以大
瓘子通元通微爲助教令十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
尚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微通元令就舍授學
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
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
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豪人以爲

効德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僞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潦之災魚鼈游其
墀壇卽揚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
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
籍官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爲泚捕繫定死矣
泚詰二將詞不伏卽徙於外獄稍寛之有頃賊兵累敗守
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㒵而走之
奉天德宗爲之撫背流涕明日宸輿幸漢中公奉鑾至南
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

舍人吳通元謫死公爲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
曰上方怒寧可爲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寤之
謂公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元改澧州别駕十一年
入爲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
檢校左常侍居使内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
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
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
高崇文討之旣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狹益不能賑輸
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

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爲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功自賴令則徙之謂若讁耳皆鋒奮食所引刃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其苦心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闕耳又問闕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闕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滅矣于是卒皆免胄匍匐遂從所徙歲餘入爲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

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信爲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爲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于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詞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爲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爲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謙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僚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

狀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喜子傳

喜子者餓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女使喜子爲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之閩納貨於息客崔氏閩市中有漳生者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顧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承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公室獨得與喜子在舟因賂傍者教以語云承得死罪事

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葦語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復與言然知其妾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和四年衛人程生爲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變亦可謂烈嗚呼孤死正邱首而喜子之仁也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材辟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名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

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晉後使王瀍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瀍陰敎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瀍逆可食旣盡卽執中貴人脇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名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名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

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令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名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

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鬭雞戲魏市有爭財鬭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嬰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

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者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

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予尚太史言而又好敘誼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爲予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予貞元中有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眞古豪矣

表醫者郭常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於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爲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

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橐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爲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一作令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爲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希售榷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錢五十萬則必追悵鬱悗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漸去而六腑方懲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

是獨不畏爲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嫣蕤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

善笑得大悅因更名薰蘭叔豹爲人喜酒多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鞾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足給幸疴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卽至力 闕 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某皆貊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咎遂取古籍詩書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爲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爲悅已者容亦見其志也如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爲容

祠漢武帝祈雨文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惟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且災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甘露麒麟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沒而爲神居滿必誅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萌塞脉沈津不蒸不洩逾於十旬雨師慢傲尸違不賓潛淵驕高枯此下人風伯囂戲簸陶濃塵潰爲凝霾坌若頹雲鴻混

突渤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用爲上帝如怒其殃孰羅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笞然後黍陽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虔於祠集於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祝樠木神文 并序

謫掾秋病偃於漢之陽恍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胸薄頂無尻秃眉獰吻嗜痔而饕瞪視睒睒氣腥臊指人生寒粟肌揵毛及寤怪歎以告筆吏王扃扃曰斯癘鬼也亞

之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扃曰癘之爲情惡儻儻而狎雎
同邱爲仇同惡扶依依邪傅影倒步側趍託舌附語以調
淫巫令掾之爲人體曠情虛樂能惡汙內曠外竦翱翔自
儀舉止無虞不機不扃爲所啁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
去斯患也吏曰扃閭之樠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酬
而訴也願名巫用酒肴以寄詞爲祝使其有愧必榜且戮
掾無鬱也於是乃與譔爲祝言一闋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洶晨雲於宿靄惟附巘之横峯兮寫甘
灣之清泚閈樠木之晉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清明之

靈英含瑞光而爲體與午節及皎峭兮惡晴明之闇靄粤
客子之何羈兮喝吾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枷樸棟蹴折
兮蜍背棚横兮䗀腹板聱兮薄頂而蛇額颯掞兮赤臉而
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痰兮
謗嘉肴而謂之毒衣戾氣以爲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怪
魅之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身而爲詞兮望皇
靈於槲木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歿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曰號

呼窒懣喑嗚呼兮一溢不入百體痛兮醴泉渴竭白髮枯兮脆黃摧亂如霜蕪兮形若龍蜕骸骨瘠兮悲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惝惝客四隅兮去依風雲將君疎兮待待一作得地之赴幽都兮生成一作誠果克志意舒兮厚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宇赫來圖兮鼎設海陸備肴俎兮吳梅狄酪浹濃腴兮逢果錯實態味殊兮酣顏若頩視若珠兮香津桂醑蟻沈浮兮綠盎既發有罇盂兮酏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爲君澆奠一饗余兮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祭於故河南少尹李公之尊靈夫哲智之達塞兮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厄而周公通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思維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何大用爲夫子之道歿矣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壤厦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嚴沈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君之靈惟溫毅之龍顏兮含朴謙而苞野工時言之便詩兮闢風識於遠雅同遭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而捐捨痛彫華之誰疾兮聞號號之稚寡省余奠之不適兮促將征於前馬何決邁而無顧兮豈樂居乎壤厦旣啟全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尚饗

爲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沈毅與濃剛作晄晄之

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濤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蹤枚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腰冠衛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卧余奉歸於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肆而爲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豹於神猊遂清寧乎千里聞君書於天閽帝嘉悅而忘恥嘗敘族以姪予謂同原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櫪甲馬之萬銜惟君王之所指撲淮童與齊蠆猶烹冰以燎葦視燕趙之強侯若負垤之羣蟻彼承風

其如何聞當飯之遺匕及柱天而輟日信博壯之可倚逢諒闇之初晨遂踐阼而爲治推轂兮昇壇河橋兮郿時恩光被以湛裯仍分疆以及嗣遵往年之來覲見差班於父子復何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適兮倏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而撫扆錫秘物之必周子得命爲臨視還壤厦之將駕導清笳於哀徵鑒卑志之潔恭願降歆而省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人以

爲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贄以納子惟鄙夫之蓬塵羣阻
離以爲尤始仕肇而關塞俄自夏而涉秋誰來歸之須臾
遂省拜於東陬潔幼弱之室處奉板輿於修途值凝冰之
泝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鈞於薄軀何困
蹇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誤聞恙於中閨言迅響於皇都
及鄭洛之外郊承凶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
咽呼目虛疑而直想容髣髴之在眸舉椒桂之觴奠感百
年之永乖纜繐帷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魂之昭昭
省余心之勞劬

為人祭媵者文

念昔媵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爣乎將然煜乎為光偏然去步如烟洋洋萃然來居如鸞下翔佳言如酒和人中腸情如繭絲繚不可央緊云其御惟我所當遂棲余牀為余馨香自始于今六謝冰霜纔云就木言歸隴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九目錄

白敏中

施肩吾

張勝之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九

白敏中

敏中字用晦太子少傅居易從父弟長慶初進士會昌中累官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朝加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公罷相檢校司空出歷邠寧節度使劍南西川副使荆南節度使懿宗立徵拜司徒復輔政尋加侍中罷爲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卒

如石投水賦

石明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奚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啓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猷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致至堅於元輿象以得賢受可轉於清流因之啓聖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啓予攻玉之形

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靡行
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慼逆於耳而順於
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睿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
恩波津涯莫測於是宣教化罷畋遊開直道務旁求發揮
諤諤之明節會合洋洋之聖謨石以貞堅本無疑於虛擲
水惟柔順安有阻於暗投夫然則臣心磊落而上達君德
汪洋而下流况乎舟楫之道大行不侮不慢藥石之言盡
入何憂何患當道泰而人悅固河淸而海晏彼漢高之用
酈侯未若吾皇之納諫

息夫人不言賦以此人不言其志安在爲韻

有一人兮甚美事二夫兮深恥不咄咄以怨人常默默而傷已何窈窕兮若彼而寂寞兮如此舌雖在而口不言身未亡而心已死殆其喪主失身去故從新初爲息侯之婦今爲楚國之嬪標二八之佳麗冠三千之等倫豈君恩之不至顧我恨之有因觸類無言似峽口爲雲之女含情不語如山頭化石之人守而不改邈矣而心有所在行之實難確乎而性有所安指逝波於舊寵比浮雲於新歡得不佇蕙思於心曲秘玉聲於舌端於是語笑已而得意莫其

處喧嘩而不亂挺節操以自持翠羽常低多值斂眉之日
瓠犀難見少逢啓齒之時然則動宜三省情順九思似慎
樞機暗合吉人之象類含鋒刃潛符靜女之詩嗟夫秦家
之女兮在德何有賈氏之妻兮其言亦苟誰令喋喋駐五
馬而誚使君之愚焉用嘻嘻獲一雉而忘大夫之醜彼則
爾此則否外結舌而内結腸先箝心而後箝口旣而截離
生育幾變寒暄想蘼蕪之不見厭茉莒之空繁勢異絲蘿
徒新婚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及夫雲夢春遊
章華夜侍永忘一顧之念難奪三緘之志起居有節惟聞

珮玉之聲應對無時不吐如蘭之氣君王於是崇其意重其義命女史以書之爲楚宮之故事

請追謚刑部尚書白居易贈太尉牛僧孺表

臣頃自布衣爰及仕進飽僧孺之惠義師居易之文章斯人之亡各已數載屬先帝憂勤之際贈典未行遇陛下聖明之初謚法宜頒其將行業以傳册書

滑州修堯祠記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衮龍騰文劍佩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

鞫司空隴西公卽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曰古先帝王孰神於堯盍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寮屬將校質明而往鐘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肸蠁如荅未及迴車重陰已周密雨輕灑槁苗特起逮夕及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道殣流離十年於兹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積逋於餓隸變旱歎爲豐穟固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櫨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

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爲之記時寶歷

二年七月二日建立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唐乙巳歲帝命司空隴西公作藩於滑公既至問甲士以

安問文吏以理問黎人之疾苦翊月之後既安且理而無

疾苦明年夏五月暇日公與監軍軍倅賓介遊於佛寺寺

號明福因詢明福之義有僧定俊曰冥報記云隋開皇年

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嘗讀法華經沒後爲崔氏男子名

彥武至仁壽四年崔年三十爲滑守一日了然通前生事

顧謂從者曰吾昔爲此郡人婦令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闉入修巷指門而呼杜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崔入門先昇堂指東壁圬墁之隆處謂明福曰吾昔所持經衆金釵藏於此第七卷紙末火爇字滅今每念至此常不終卷因壞垣果得經并釵其末爇處咸如說復指庭前樹曰吾常斷髮置諸穴中取之又得明福殆不勝情云皆亡室之所遺記也比計物故之日及生之年畧無差焉噫靈驗應兆既如彼存没契會又如此感嘆久之遂請施宅爲寺崔卽日爲之上言請置寺因號明福由是起殿中虛屋周廊回迴

前三其門庭二其臺架危樓以聲鐘植修莖以飛播界宇峻嚴宛如鷲山於茲三百有餘年矣公異其事惜無銘記遂勒石以載旣而出家財修浮圖賈彼餘力因其隙時人樂就役物無枉耗越七月浮圖成峻層孤危高無有倫壓地貫天泉縮石低鐵輪周迴風鐸四鳴軍城用爲壯觀公命敏中援筆以記敏中蹶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來久矣漢魏以降復煽而熾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齋戒爲事亦以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爲之道乃禪定乎忠恕惻隱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

防慾閑邪之禮乃齋戒乎分其教而則殊歸於禮而何異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應足彰福善之理焉可同怪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愧詞於戲公不至寺誰表其異寺不公值誰爲之記時也皇帝之代寶歷二祀白露之秋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疑而增其圯後之人兮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自號棲眞子洪州人元和十年進士隱居洪之西山

太羹賦以宗本誠敬遺味由禮爲韻

至敬尚潔在禮惟恭饗異四時大饗以先王爲祫羹重五味太羹以無味爲宗薦旣殊於禘礿禮乃變乎秋冬則知此祭不數此羹不混法明水以成功惡鹹鹺而是損義由反古類槀秸之無文道尚全眞喻恬淡而爲本故宜輕八簋黜三牲其味惟德其色惟淸若謂我在物則物不在於鹽菜若謂我在水則水不在於汙行小周人之尙臭哂殷家之貴聲雖無形而可挾務展禮而由誠觀乎一鼎無包百王是慶法君長以爲尊事鬼神而聽命旣陳旣酌彌重

乎精誠不絜不調莫先乎聖敬聿修前典不可度思因七獻以成禮約三歲而爲期饗讌既終於勿勿禮容方盛乎遲遲且在有名而可重孰云無味而見遺是以不饗甘苦不由饔餼湆雖假於一烹用不因乎多味澄渟在潔惡薑桂以爲滋肸蠁降靈歆明德以爲氣是以禮因羹而克舉羹因禮而允修乍同西伯之禴寧比東隣之牛一以表專一而不二一以表通微而闡幽豈徒不和而爲貴亦以明反本之所由懿夫其名類錬其正在禮下以敘人倫上以親祖禰苟傾覆之無虞諒威儀之由體者也

象樽賦以觀器禮肅為韻

稽太古之至薦也以汙樽抔飲除地而為壇迄後聖之禮禋也其籩豆犧象咸飾其碧丹是以五禮秩經於宗伯六樽詔典於春官實有嚴而有翼豈無取於異端故殷王有彤日之祭會聖有禘月之觀且皇周之享也肇繪象於茲器既普淖於式潔乃登堂而奠次耀如金石以率舞派若洪瀛而贔屭騰圭瓚以沃暢達羣神於元秘敬宗宜社以交其幽明返本歸仁以尊其天地可以等上下之列可以參陰陽之位豈齊夫斗筲之外役寧假乎挈瓶之凡智憒

季氏之將旅恥王孫之寧媚況今交節以義具物昭洗介
茲壽考以洽百禮柔嘉滌濯以修其虔恭登降揮觶以流
其愷悌夫禮以器成器以禮肅擬冰壺之潔徹鑒膳鼎之
覆餗望堯衢而咸惠賴嘉時而有淑既無列野之郊願致
誠於工祝

與徐凝書

僕雖幸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棲心元門養性林壑賴先聖
扶持雖年迫遲莫幸免龍鍾覩其所得如此而已

西山羣仙會眞記序

性非生知學道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尚於明文藏機隱意恐輕泄於聖言比物屬辭乃密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眞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得尊師之一言自知眞僞水火金木土五行也相生而爲子母相尅而爲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顛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下精氣神三田也精中生氣氣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反覆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之顛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

爲有道之人也得三田之反復方爲得道至於超脫則爲成道之人也古先達士皆曰道成眞成道者百無一二今來後學徒有道名眞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耳遂從前聖後聖秘密參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炁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元機因誦短篇發明鍾呂太上至言庶得將來有悟勤而行之繼僕以出塵寰同作蓬瀛之侶華陽眞人施肩吾希聖序

五空論

夫太空浩渺虛無自然視之杳溟無形聽之寂寞無聲近而無比遠而無邊用而無竭處後而無後之後居先而無先之先欲究空而不空莫若神之與氣斯乃太空之維綱也予乃觀已之空與他人之空其空有五焉一曰頑空二曰性空三曰法空四曰眞空五曰不空在人高下逐性存亡本自一空而生翻作多空之用耳頑空者虛而不化滯而不通凝而陰沈黷黷胚渾清氣埋藏而不發陽魂樸質而不生斯乃至愚之人也性空者虛而不受靜而能生泯盡諸相不生一意惟見空中之空匪知空而不空但見離

中之虛莫測坎中之滿闢扃諸妙楗守孤雲柾住性空終歸寂滅誓作杳冥之鬼莫諳升舉之仙斯乃古今禪伯之流也法空者知識相之分行究生死之根源寂寂有歸皎皎不昧動而不撓靜而能生塊然勿用於潛龍乾位初通於元谷在忘色忘形之內居無爲無色之中合大道以無差處人倫而不惑乃得道之初也真空者知色不色有正色以視之知空不空有真空而在矣得無用有用之力獲無爲有爲之功元之又元道非常道真空一變則見真神神變之中物無不備斯乃神仙中人也不空者天之至高

至清而生日月星辰地之至靜至寧而生山川草木人之至虛至靈而生仙賓羽客三者至虛而復一一神變而千神化形一氣化而九九氣皆煦換凡骨爲仙體變萱草作松檜故動以靜爲基有用無爲本斯乃亢龍有悔之高義也故千經萬綸出自無言古聖今賢空能別法予恐後人輒生私見强爲書之云爾

識人論

上清元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已言已輕於人事未充於內驕已

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眞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眞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西山記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於防外行之失劉安王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

以鄭思遠家法而誨於人耳朱度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昉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顏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弛之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不聽其言雖聽其言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

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眞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況交結狂徒尋搜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夫愚而自專賢否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眞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眞沐眞浴萬倍於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

視而昬睛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沖和之氣外固內眞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座右銘

元氣眞精能得萬形其聚則有其散則零我氣內閉我心長寧至人傳授小兆諦聽如病得愈如醉得醒心安而不

懼形勞而不倦心澹而虛則陽和集意躁而欲則陰氣入心悲則陰集志樂則陽散不悲不樂恬澹無爲者謂之元和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

述靈響詞序

道德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詳乎老君之旨趣蓋諭以衆庶之俗民非修生之道民也尹眞人節解經云内觀者覩神光不可謂之不明返聽者聞神聲不可謂之無音握固者精神備體不可謂之無形凡在道中之民當須視不見之形聽不聞之聲搏不得之名三者皆得謂

之道民矣余慕道年久修持没功夙夜自思如負芒棘嘗

因暇日竊覽三靜經云夫修煉之士當須入三靜關陶鍊

神氣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愚

雖不敏情頗激切神道扶持遂發至懇且試小靜即以閏

戌三年戊午歲起自正月一日庚申閉户自修不交人事

尅期百日方出靜室雖五穀併絕而五氣長修幸免瘦羸

不知饑渴未踰月而神光照目百靈集耳精爽不昧此三

者皆應則知仙經秘典不虛設也人不修即不知既不知

則信彼前後學咸謂神仙之教盡爲誑誕之辭今古相蒙

未始有極小兆忝爲前得者故發言爲詞以正將來之惑因捌五篇篇之四句貽諸同好用紀元深

養生辯疑訣

一氣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求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獵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效得者覩之實爲自誤耳今歷覩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

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逆順之宜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中年之内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矣飜以學者爲不肖以貞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或人嘗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於暮齒見學道

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絶粒者驅役考召者清静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不聞其死者也身殁幽壤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葢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懸於内神恍於外沈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人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又況妙本元深昬昬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慼之即應苟云靈骨無乃踈乎然夫服氣絶粒者道家之所尚人苟得之皆有不食之功身輕之效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

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眞氣暗滅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眞誥誠爲身外之虛名妄作人間之孟浪在已無徵於延益於人有驗於軫攘亂構休祥徒陳禍福如斯之輩並非保生之道也或以清靜無爲深居絕俗形同槁木志類死灰不知天地動用之心不察陰陽運行之理如此則雖遊恍惚其恍惚而無涯縱合窅冥其窅冥而莫測飈使希夷之外神用罔然虛白之中元關失

守言議之際中有高眞喟然而嘆曰守一非一履眞非眞

此亦近爲門階之由殊未窺其室中之用矣大凡保氣棲神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亦不可以兀然而守之且神無方而氣常運形至靜而用無窮是知保氣者其要在乎運棲神者其祕在乎用吾嘗聞之於師曰體虛而氣周形靜而神會此蓋爲出世之元機無名之大用矣

張勝之

勝之實歷中官宣武節度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入爲比部員外郎

湛露晞朝陽賦以諸侯來朝錫宴具醉爲韻

陽暉早曙露泫清宵宵既寂而露彩結曙將動而陽氣消是以在蘭者照之則煥乎葉在棘者燭之則晞乎條故乃喻天子布澤於晏猶諸侯命朔於朝覿夫潤草瀼瀼晞陽纍纍氣色濃兮猶茂枝幹爍兮如滌初將比玉以滅其琳璃稍欲如珠復消夫的皪故可比臣竭忠以祇敬君降恩而蕃錫及夫大明有赫五色初收凌晨光動平野氣浮遂使將飲之蟬驚陽烏而復退罷警之鶴懼白駒而不留出扶桑兮始上被豐草兮徒周何異夫錫宴則臨乎我后來

朝則嘉彼爾候原夫曭朗之光未舒霑濡之色猶遍忽其
陽氣亟晴風扇則滴而有響者其響罷聽布而有文者其
文難見夫如是有類藩臣感化而來覲中朝布德而成宴
彼以朝爲數此以夜爲初夜則因我而陰勝朝則因我而
陽舒其凝也無不備矣其晞也曷可藏諸況有麗天之輝
潤月之意祟其燕禮著乎前志朝日出海若一人之當陽
夕露低柯若羣臣之既醉天晴夜朗林霽煙開稽其順陽
之心既且周而復始懿乎漸晞之理又覲往而知來所以
爲成歲之本履霜之具華葉既濡清光若煦吾知湛露晞

朝陽也爲君臣宴饗之喻

木從繩賦以木以繩直君由諫明爲韻

古之善諫者喻其心如繩直展成規於良木既折中而經始必周流而牽復以其性有曲直固從乎彌綸以其材有短長必由之盈縮故可彰其言兮直如矢喻其諫兮從如水既應用而無方且適道而虛已爲棆桷之無繆成棟梁之有以舉直錯枉且明徑挺之心動而悅隨不失縱横之理覩夫度彼山林直以絲繩既遵時而有作乃底績而其凝斷長補短物無失性損上益下道罔不興猶其善而惟

變所適類夫諫而不命其承匪差毫釐存乎楷式在操張而爲務乃經紀以成德操端有準希匠石以財成枉撓必從表王道之正直況夫準以綸綍順乎節文不循枉以爲利必適道而斯分假物而言故引從繩之木樂諫爲喻明乎則聖之君原其納誨之謀觀其所由既規矩而有制豈文理而是求糾纆既施足彰妙道之用衆材方正比夫從諫如流且夫獻直言者必有備無患木從繩者叶執藝而諫故得明乎官以相規人之無訕矧其不枉道以求用恒守道以爲名匡乎不正使其正規其不平使其平斯所謂

不可欺於繩墨乃得配乎權衡恭惟賦於說命知諫道之克明

李瑾

瑾官左衛參軍

石韞玉賦以淳粹積中英華發外爲韻

客有感物而憤激何彼連城之珍尚韞他山之石嗤宋人之謬好嗟卞子之未覿抱昭質而陸沉緘異彩而塵積則知時有興廢道有窮通以彼十德之美處斯一拳之中光未施於照廡氣潛發於如虹知識眞者希故處幽自秘莫

覩縝密空含精粹良工未遇曷溢目之可覩高價儻來將
無脛而自至其窮也類獨善以自守其出也比兼濟而爲
利誠宜取貴於人資琢成器今也用晦而明抱素含英慮
以俱焚每懼崑岡之火俟乎入用自憐物産之精豈眞潤
木有所輝山可名惜沖鑒之未臨倦凡目之見忽徒在山
而斯久獨蒙垢而未發麗質可嘉采實損華居其中誰謂
困乎石藏於密非曰匿其瑕是知物變則通否極將泰彼
含章而混跡由困中而表外當今庶類歸眞萬物化淳地
不藏寶山將貢珍豈使永韞光於散地獨埋照於窮塵願

鑿石出於奇璞知乎希代之無鄰

劉蕡夫

蕡夫字子耕刑部侍郎伯芻子

與段校理書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摇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眞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眞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藴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盻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

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强之惟艱不能戮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𡏖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籧篨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

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感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偘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言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植竹記

秋八月劉氏徙竹凡百餘本列於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隅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土而植新地煙翠靄靄寒聲蕭然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樝梨可以代甘實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答曰君子比

德於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淒淒翠筠浮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鬬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賁實以遲鳳樂賢也歲擢筍以成榦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爲簡牘於是寫詩書彖象之命留示百代微則聖哲之道墜地而不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插羽而飛可以征不庭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劃而破之爲篾席敷之於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穴之爲篪爲簫爲笙爲簧吹之成虞韶可以

和人神此禮樂之並行也夫此數德可以配君子故嚴夫
列之於庭不植他木欲令獨擅其美且無以雜之乎竊懼
來者之未諭故書曰劉氏植竹記

王敦史

敦史寶歷元年官膳部員外郎

論迴授祖父母贈官奏

中外官寮准制封贈多請迴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
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繇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
元新詔唯許宰相迴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

許迴授於義無妨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爲子何忍伏望宣付宰臣重與依註詳議

李敬方

敬方字仲虔隴西人大中朝官歙州刺史

湯泉銘

唐大中五年敬方患風疾至湯池浸浴六年十一月又入浴因感白龍見風疾遂瘥乃造白龍堂并勒銘於石銘曰黟山南垠湯泉沸騰伏陽韜燄陰火潛蒸盛夏不增窮冬不冰其誰主張唯龍是膺刺郡二年病不能興發汗五日

信而有徵乃作龍堂於湯西陵乃刻龍像爲神依憑非衆非公非巫非僧王徭步將陳顗歛丞迭掌吾事各勤爾能來盡瞻依去懷憂兢苟肆慢心貽神怨憎盲憒瘡蹩災亦相仍壬申旣夏一陰始升銘石室壁庶無騫崩

周墀

墀字德升汝南人長慶二年登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太和末累遷起居舍人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宗立改工部侍郎出爲潼關防禦使改鄂岳觀察

使會昌六年移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拜義成軍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入爲兵部侍郎判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會吐蕃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行改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賀王僕射詩序

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掇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

詳明典實竊是復委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搢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

國學官事書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子旨奧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宰相聞以東國學風𩰪久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授業者迷經顓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爲國學助教

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於學焉役馬一疋左右勞一二人大笈一給用生具以實其間彪之身修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褒制襴袖闊帶高蹻履大屣至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與松栢之英不茍味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置酒於前始飲卽周告四座曰酒以穌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爲俗主酌杷授之禮命飲者自猒欲彪之盈飲三爵而罷每淩爽詣論堂坐高牀召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裀長席俾鄰臂而坐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

俗理相諭了入於諸生心胸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彪之祿給矜孤餘卽謀買居於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乎時畏奪祿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於天子左右必翼颺君德倣治古道使今之時奮爲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黙於明者又無由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內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性摒元和十年德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憤遺斯人於盡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旱辭

元和九年旱不周畿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爍石火雲犇馳雄獸遒足棲鳥不飛太陰厎薄雨龍慵癡有泉涸源有木折枝有地文裂有草戕萎炎光鬱㓊太陽赫曦田莫可牛稼莫可鎡瞻彼雲漢萬民莫綏秋既罷矣奚療民饑行者燔趾居者焮肥迺命長吏分土之師曝巫於日徙地而市偶泥而龍歌鐘彈吹誕搜祠廟牲幣繁祀威巫虔祈以期是擬期而不應咨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尚渾碧萬里光蒸交盪於戲天胡不降原野煌烈極目一狀民罕

求穀殍莫求葬拒饑而饋因燠而癉持頤訴天急睫而望於戲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土靡其壓不稼不穡焉就口食祇寺蚤暮暇惟滂滌天既不蒙我憂孔益徙市曝巫揮時紛徒俗宜此尚天其知乎汝南周子稽首謂曰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凝沍當陽之盛陰難施雨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既憂吏民亦苦命太史兆何失其所昔漢宣帝遭潤疑旱暵憂惟不寧退避正殿公卿大夫省宰捐膳以禳民災以拯大難爲今效昔冀慰民患無時蒸庶蒼傍疑渙亂於戲胡不爲滂荒爇之境不勞旻蒼施惠

中國以綏天子邦

薛重元

重元寶歴時人

硤石寺惠遠法師遺跡誌

硤石巖巖靈氣應候千載之闕不闕詳其志自北齊周隋物接耳目遠公之居以成其道既修涅槃藏疏絶筆石巔擲上太虛得以明眞契示其同法師稱號惠遠生燉煌李氏之族家數世居霍秀里本宅猶存舊墌與硤石西北連崗闕附前晉有匡山慧遠南朝時論所宗四百餘年至法

師占澤州遠當周氏闕齊并除墖廟異人大集獨抗震霆之下正辭無屈面折武帝以阿鼻地獄不論貴賤嚮非幽證其能及此竟隱汲郡西山大隋受命出詣上京文帝始引曇延爲大師詔公掌校譯經行僧中統理耀臨一時表儀八尺立衆清莊開皇十二年没於京淨影寺是日輟朝帝曰喪吾國寶矣驗擲筆故處丹流中貫危石最峭後之人實目曰擲筆臺邑里時朝禮之想在容聲有唐寶歷元年夏四月傳學沙門紫羽請刻石臺上河東薛重元刊錄故志云

陳岵

岵寶歷中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

履春冰賦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爲韻

履道有本戒之在冰每翹翹於進守如凜凜之不勝累足有懼旁行可矜識安危之在德豈顛越之或承不敬其心敢徵所以本之於有既漸乎履霜戒在不虞罔輕於狎水方保心於慎獨焉敢測乎涯涘人之所畏豈造次而可忘道之將行非中人而勿履敗或聞於旋踵義無輕於舉趾不處於薄君子之行固然若居下流詩人之戒深矣其始

也陽律掩耀陰飈戒時因潤下而生德由寒沍以成姿皎若澄虛而體合上善冥然沉響而跡不能欺苟戒之而不履是以履之而不疑事異涉溱匪裳之褰也德輶如羽知仁可蹈之則知視險無必素誠可諒罔違日慎之心無易春冰之上投足而衆流不測委順而中懷是廣惄焉如擣知大患之在躬生也若浮敢憑虛而用壯孰曰堅乎匪同介如結寒波而暫聚湛清質以含虛恍若有亡似乘空於月宇退然如失猶奉身於玉除且異夫莫來莫往何遵於匪疾匪徐必若懍以勵貪飲以明信如臨之戒如履之慎

則知水德可保冰力可任匪冰不薄匪水不深彼之蹈者
委乎足我之蹈者本於心又焉能料其薄厚而計於升沉
則執德罔愆持危不戒意平澹之可翫在清夷之可快豈
知蹈之有道行之在德而忽乎淪溺之敗

玉壺冰賦 以堅白貞虛作人之則爲韻

壺至潔玉至鮮有若君子清標儼然色澄澄而外澈質規
規而內圓月出皎兮入夜而其儀難見冰以風壯處寒而
其實逾堅諒貿奇而可翫超衆器而爲先當其韜光幽山
韞耀窮石隱榛蕪而懷寶淪泥滓而藏白如虹之氣雖無

謝於雲煙抵鵲之鄉常見儔於瓦礫於是卞生見而神動匠氏聞而心惜乃奮剖刻耀精明以玉之美作壺之形信無瑕之可用若不琢兮何成以虛而受達人侔其宏量以明而鑒志士效其清貞若其稟性溫如作器含虛正色則惟珍是務立操則匪貞不居爾乃嚴氣凝元陰作寒飈一振具物寥索川晶晶以淩滿林稍稍而木落日既暮兮金閨寂夜一寒兮玉壺陳素冰滿腹清光照人臨象筵而色媚入金鏡而影新對之者暢慮觀之者清神能勵貪夫何假盤盂之戒有同儒士長爲席上之珍是以隋珠奪魄趙

璧慙姿瑚璉之器斯實爲之美人曾不足方其皎潔錦衾亦安敢誇其陸離偉夫掩物之美比人之德素其表令其儀不忒實其中令秉心淵塞伊烈氏之指南固賢人之軌則

上中書權舍人書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户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宏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曾不逮意何敢妄有稱

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感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牆如岵者固多焉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貧知見跼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娶運方里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獎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疑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爲主司如君之負辱者將謂伸之乎岵曰伸

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衮曰夫道窮而心泰者神與之
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否
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淮
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岵曰唯欲
聞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
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於今不
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虚求
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
死罪